

时间的沉香

□李晓

去山里,又见炊烟袅袅。晚饭后,徐哥带我去山林转悠,夕阳的光在林中跳跃,白日里翻涌的地气,此时开始返回大地母腹。

在林中,徐哥指着一棵树木轻声问我,你知道它的名字吗?我走近它,抚摸着树身,却叫不出它的名字。

徐哥告诉我,这树的名字叫沉香。

沉香,好美的树名,我把胸口贴近它,忍不住抽动鼻翼,感觉一股从岁月深处袭来的香气缭绕四周。

我随即查阅了沉香的身世,它属于树木中的贵气物种。这种树,表面分泌出一层金黄明亮的油脂,看花了眼,恍然以为是从树的体内缓缓溢出的晶莹之泪。

沉香,这种树身上泛出的油脂,其实是受到了雷电、狂风、虫蛀的袭击,或是遭受人为破坏后,在树木自我修复过程中分泌出的油脂,尔后受到真菌感染,所凝结成的分泌物就是沉香。

这种叫沉香的树,让我在林海中万千树木激荡起的风声里,投去敬意的目光。沉香之树,让我明白,一个人在经历了人世沧桑后,也许会溢出沉香树一样的泪,但最终凝聚成精神质地的琥珀,发出一种灵魂深处的动人幽香。

古时用树木溢出的油脂制中药,名字就叫沉香。明朝李时珍在他的药书里这样描述沉香:“木之心节置水则沉,故名沉水,亦水沉;半沉者为栈香,不沉者为黄熟香。”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其行云流水的文笔,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植物志来细嚼慢咽。想一想今天,有多少植物的名字,我们其实喊不出名字来。读这部书,可以呼吸到天地之间的葳蕤草木之香,还可以对植物的家族身世来一番深切的探寻。再溯流而上,张仲景、孙思邈、王好古、朱丹溪……摩挲着这些古代医学家的皇皇巨著,在苍老时光中,散发出幽幽古意沉香,这种沉香,源于他们对植物属性最生动逼真的书写,源于他们对治病救人这一行为路径的不懈探索和深厚关切。

年少时,梦想遇到一个女子,成为我生命的依附。后来和我相遇的那个女子,有一颗米粒般洁白的小虎牙,她的家门对面,就是我常去卖诗歌刊物的一家报亭。当我穿着西装,打上皱巴巴的领带,第一次去她家,怯生生地感到手脚无措。那天晚饭,女子的妈为我碗里夹了好几块肥肉,我一抬头,见女子正羞怯地望着我,那眼神也分明在鼓励我。我似乎在一瞬间坚定了,她就是我要寻找的女子。

经历了30多年婚姻生活的世俗浸泡,华丽的丝绸,在烟熏火燎的日子里铺展成朴素温暖的老布。

去年秋天,我和妻子去寻访当年卖凉椅拖鞋高压锅的老巷子。老巷子里,驻留着我们恋爱时的时光。但老巷子早已被拆迁,取代的是幢幢耸入云天的高楼。

庆幸的是,那天我们居然见到了当年老巷子里卖卤肉的张大爷,他已经95岁了,寿眉如霜,面色红润,一眼就认出了我们。我们在那里的石凳上坐了一阵子,同张大爷絮絮叨叨地怀旧。昔日包浆浸透过后的老街老巷市井人家,慢镜头般一帧一帧回放,成为过去岁月里的不朽。这样的一种怀旧,或许是生活中不经意间的简单仪式,但世事沉后,依然能够重温一下岁月沉香。

一个在老家山野居住的朋友,给自己雕刻了一枚“好木沉香”的印章。他说,其实人和好木一样,有的人不在身边了,但在心里,还涌动着怀想的沉香。沉香的香,它让一个脾气火爆的人,目光里也有着梅花鹿的温良;沉香的香,它让一个迷茫的人,镇定之中找到再次出发的方向。

有时候,特别需要一种沉香,泛动起我们生命湖面上的粼粼波光。我更想拥有的是,有几个散发着精神沉香的老朋友,一直安卧我心中。

风且吟听

赛罕乌拉自然保护区的人类认知史,可追溯到遥远的时光深处。据史料考证,草原丝绸之路曾穿越这片土地,写下了曲折蜿蜒的诗行。而宋代著名旅行家沈括,曾带着对远方的求索涉足过这片苍莽大地。更有众多文人墨客,用如椽之笔勾勒过这里的山川肌理与人文风情,那些熔铸在文字里的长河落日,都是赛罕乌拉丛林间散落的墨痕。

赛罕乌拉,又称罕山,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圣的山”,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它不仅以雄浑壮丽的身姿展现自然之美,更是一座在历史典籍中屡屡留名、声名远播的山,积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摇篮。史料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山名曰乌桓山,是驰骋大漠的乌桓族居地,也是契丹族重要活动区域。

在辽代,赛罕乌拉亦名黑山,不仅是辽代早期帝王的捺钵之地,更是契丹人尊崇的圣山。历经王朝更迭,时光流转,明清时期,这片土地已成为北方各民族的游牧之地。

踏入赛罕乌拉的瞬间,满目苍翠便如碧波般漫溢而来,灼烫的胸腔被清润的草木气息包裹着,疲惫的灵魂似乎寻到了清凉港湾。这个被联合国纳入全球生态保护网络的秘境,其珍贵之处在于:当北方大地的多数角落被人类活动重塑,这里仍完整保存着寒温地带森林、草原、湿地交织的生态系统,万千生灵在此共生共荣。从天空中自由振翅的鹰隼,到草甸间穿梭的小兽,从百年古松的年轮到苔藓覆盖的岩石,都显示这里是生物多样性的地理殿堂,更是解读北半球生态密码的重要活态样本基地。

置身赛罕乌拉腹地的白桦林间,一株野趣横生的黄色小花闯入眼帘。它斜倚着树根舒展茎叶,金黄的花瓣如蝶翼轻颤,在风中摇曳出几分天真的妩媚来。心随景动,这些草木在这方天地同沐风雨,不知历经了多少回冰雪消融与草长莺飞。身旁的蒙古栎潇洒地舒展着枝丫,绿叶在光谱里翻卷,连树皮上的苔藓都透着岁月从容的气质。

仰首望向赛罕乌拉主峰,云在峰巅游弋,时而聚作奔马,时而化为游龙。天蓝的透彻,像是哪位画师失手倾覆了靛青颜料,让纯粹的颜色毫无保留地泼洒下来,连呼吸都染了几分清秀。青羊城披着神秘面纱,青羊不知隐藏于何处,只让探寻者在簌簌作响的枝叶间,在远红外线摄影机里捕捉到一丝转瞬即逝的野趣。

所谓“青羊城”,从不是砖石堆砌的人类居所。这方悬于赛罕乌拉主峰海拔近两千米处的陡峭崖壁,更像是被岁月之手从山体上凿出的半阙诗行。当云雾在垂直的崖壁上织就浅灰色纱幔,岩缝间跳跃的青羊群,用铁蹄在崖壁上踏出了属于自己的城池。那些裸露的植物根系在岩隙间铺就石阶,密布的苔藓为峭壁镀上深浅不一的绿釉红瓷,青羊们就在这天然的“城池”辗转腾挪、飞檐走壁。它们用温润的鼻息触碰每一块熟悉的岩石,让属于高原生灵的气息,在绝壁之上构建起自己的精神乌托邦。

青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已被纳入濒危物种保护范畴。当人类为它们筑起“城池”,那些被悉心划定的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与监测网络实则是将保护意识具化为守护的壁垒,让生命的尊严在人类文明的反躬自省中获得更深刻的认知。

悬崖底部,一棵百年蒙古栎正舒展着繁茂的枝丫。老栎树斑驳的树皮布满时间的刻痕,它却始终以仰望的姿态凝视着崖壁。当青羊踏碎晨雾攀向绝壁、四蹄叩击岩石的声响惊落零星碎石时,当山风掠过树冠时,老栎树常想起那句在身体里流淌千年的谚语:青羊的犄角是丈量天空的标尺,当它们低头啜饮岩缝间的融雪,倒映在水洼里的身影便会漫上松针的清香,连凝固的时光,都在它们睫毛的颤动中,泛起细小而清亮的涟漪。

当赛罕乌拉的第一缕阳光将雾霭撕开,金色霞光便攀附上青羊弯曲的犄角。那螺旋状的角质里,每一道旋痕都嵌着时光脉络,封存着大兴安岭深处的秘密。

在时光深处,赛罕乌拉

□之树

春夏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能吃的野菜,蒲公英、野韭菜、沙葱、荨麻、蘑菇等,绿汪汪水灵灵的在风中招摇着。小时候,挖野菜是每个妈妈和孩子必干的事情,大家提着篮子,拿着铲子,笑语喧哗地蹲在草丛中,左挑右挖,把春夏的野菜采摘回去,吃进肚子里,唇齿间久久弥漫着草原野菜特有的浓郁和清甜。

我生活在草原小城,才过谷雨,楼前的草坪刚刚有些泛绿,便有人拎着塑料袋挖蒲公英。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等。春夏时节,它们一露头,就会有好多人盯着它们,稍大些就会被挖,洗干净蘸酱凉拌。蒲公英是最早感知春天的植物,见风见雨,很快会长成,而且也是最早开花的。五月中旬,蒲公英顶着毛茸茸的小球,有风吹过,那些降落伞样的种子就会飘起来,然后落到一片土壤中,开始它们明快的一生。

曲麻菜是蒲公英的近亲,长相和花都相近,味道也相近,吃法自然也相近。我对曲麻菜怀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小时候在老家,常常拎着小土篮子去河边的草滩上挖曲麻菜,挖回来,人吃一半,鹅吃一半。

小时候常吃野韭菜,其味道留在记忆里。早年生活的草原小镇,城区不大,原生的草原紧挨着城区,甚至渗透进城里。母亲中午下班回家,先是在锅

里蒸上馒头,然后骑自行车到城边摘野韭菜,用野韭菜炒鸡蛋、炒土豆丝,味道好极了。有小院子的人家,会把野韭菜连根挖回来,韭菜宿根,第二年的春天早早冒芽。入秋后,野韭菜便开花结果,将韭菜花绞碎加盐,是涮羊肉的绝好拌料。

山葱,也叫臭葱,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喜欢的人有如见了挚爱,不喜欢的人,唯恐避之不及。采回来的山葱用瓶子罐罐腌好,和手把肉一起吃。山葱长在典型草原上,是草原植被多样性的一

长。沙葱长得像韭菜,不是扁叶是圆茎,味道辛辣,包饺子、蒸包子、烙馅饼、炒干肉都可,据说草原上的牧人用酸奶腌沙葱。

还有一味初夏的野菜叫哈拉海,学名叫荨麻,早生的嫩芽是最好吃的。手握碰到它的叶子,火烧火燎,所以草原上的牧人管它叫哈拉海,哈拉是蒙古语,是热的意思。草原小城的饭店会适时推出哈拉海炖干肉土豆、哈拉海疙瘩汤等。

草原上有一种两头尖、中间鼓,长相精巧、玲珑可爱的小东西,牧人有叫

学界统称为辽庆陵。据说,地宫建筑工程十分浩大,各宫室之间有甬道相连,后室是安放棺椁的地方。在庆陵地宫内的墙壁和天井上绘满壁画,一幅幅色彩艳丽的壁画都是艺术的瑰宝。盘旋的瑞龙、翱翔的白鹤、庞大的皇家仪仗队和众多侍从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还有大量描绘四季山水风光的壁画,山川、湖泊、森林、花草尽收画中。从壁画上看,一千多年以前的赛罕乌拉自然环境与现在不尽相同,当时这一带的山中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林,是古代赤峰千里松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在松林已被阔叶林取代。研究人员通过这些壁画所描绘的自然风光,来研究赛罕乌拉地区自然生态的演化过程。可以说,这些壁画的艺术价值和科考价值都是无价的。

在普通人眼里,王坟沟的诱人之处在于这里的自然美景。眼前群山环绕,森林密布,各种色彩交替迷惑着你,让你沉醉其中。在王坟沟的沙地上,奇迹般地长出了大面积的稀疏森林,疏林下是灌木层,紧贴地面的是草本层。几百种高矮瘦的植物群落,层次分明地包裹着整个山地。林中漂亮的野花向我们频频点头,我也时常停下脚步,与之拍照互动,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史料记载,辽代每年都在赛罕乌拉山举行大型祭山仪式。1978年出土的红铜质地雕刻“文”盘,表明在赛罕乌拉主峰上的敖包祭祀活动由来已久。2015年,祭敖包(赛罕乌拉敖包祭祀)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金界壕横贯保护区,尤其彰显赛罕乌拉厚重的文化底蕴。“金代边堡界壕”又称“金长城”,是辽金时期金人为了抵御外敌人侵而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用土夯就。金长城的残垣如一条沉睡的巨蟒横卧于旷野之上,夯土层间出土的辽金陶片和锈迹斑斑的箭簇,被风雨打磨得不再锋利的基石,依稀勾勒出边堡曾经的使命。《金史》中“壕堑深丈余,墙垣高数尺”的壮阔图景,如今已坍圮成断断续续的土堆,唯有芨芨草和各色野花在夯土层扎根,以崭新的姿态在光阴中续写比

史更漫长的轮回史诗。

越过金长城遗址,再过一片丛林,就是王坟沟了。王坟沟又称庆云山,这里葬着辽三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当地人习惯称这里为“王坟沟”,史

它地瓜的,也有叫它奶奶瓜的。这小东西摘下来,会有奶浆样的液体溢出来。因为它的长相太可爱了,人们在草地上看到它时,总会发出一阵赞叹声。这东西摘下来就可以吃,入口微甜,淡淡的清香,只是不可多食,会上火的。今年初夏,在牧民家里,吃到了用酸奶腌渍的地瓜,酸爽适口。

蕨菜生长在林草过渡地带,鲜嫩的蕨菜采下后要迅速用盐腌渍起来,不然断茎处的纤维会急速老化,变得干硬如柴,无法食用。鲜嫩的蕨菜用鲜肉来炒,有一种异香。

草原上的黄花和蘑菇可鲜食,亦可晾晒,如今人们会焯水后冷冻,锁住了鲜味与口感,却不及晾晒后那种味道的饱满厚重。黄花与蘑菇大多出在盛夏,也正是草原羊肉最为肥美多汁的时节。

各种各样的野菜,因为时令,因为田野的朴实,也因为采摘的过程或一段故事,而有了不可替代的回忆。

一口春风,我喜欢这样的诗表达,有了这些野菜,寻常人家的日子也就更加咸淡有味了。

炊乡
烟土

生态敕勒川
(组诗)

□高金鹰

草浪万顷

绿洲上的一片云
驮来牧歌
也驮来盛满月光的勒勒车
会跳舞的萨日朗开遍山冈
也插在你的蒙古袍襟前
你北望阴山,隐入草浪
这草浪万顷
是废弃的砖窑厂转化的

牧场新绿

我不会说春风似剪刀
你往北一指就是敕勒川
一阵风把你带到牧场
那里有湖
是天空跌倒的模样

没到过的草原
马蹄有飞翔的理由
没唱完的长调
悬在牧人喉头

北纬43度长大的牧童
脚踩北纬47度的霜
梦见北纬41度的月光

敕勒川
给我一片新绿

牧人醉马

牧人醉了
马鞍上的银饰叮当作响
草嫩绿
因为立夏第一场小雨

奶白的月亮泡在马奶酒里
用套马杆丈量夜色
淌出银河。我站在城市
隔一片玻璃,一道霓虹

骑多少匹快马
才能追上消逝的牧歌

星空是游牧人的醉
醉的深邃

风吹草浪

我不知道风往哪边吹
只知风把草浪从春季
吹到更远的季节
那里还是有敕勒川的月亮
更有牧人的长调

心爱的姑娘散落在草原
上天说她们中最温柔的一个
会成为我的新娘

放牧时光挤羊奶吃
闲暇时把牛奶熬成天边白云
那么多奶食贴到云搜索

风吹草浪
像把别家的羊群吹进我的牧场
我知道,它们终将归还
以满天星斗的形状

治沙故事

我一趟一趟回草原
夜里就睡在蒙古包里
人活在传说里
小巴特尔和小其其格的故事
从成长到爱情
再到治沙的血脉扎进草原

草原深夜
我与两代牧人饮同一壶酒
爱马的巴雅尔大叔捧着哈达
谢生不息的草原
也谢我给他写的诗
他们的治沙故事
是一首动人的长诗

草原上的其木格大姐
是草原治沙主任
如今我再回来
见她边放牧边种植的
蒙古冰草、羊草、偃麦草
已经铺满旷野
这些植物不仅适应干旱环境
还能改善土壤结构
促进其他植物生长

月亮不睡,淖尔清澈
地平线升起更多的治沙传说
传说那坛马奶酒在绿洲
暖了敕勒川,暖了牧人,暖了毡房

星诗空

赛罕乌拉之韵

□素心



赛罕乌拉云雾海 青和乐 摄

始终以苍茫的姿态守护着文明的星火。这片旷野之上,历史文脉绵亘千年,文物古迹灿若星河。辽释迦佛舍利塔巍立,塔身斑驳的浮雕在风雨中勾勒出信仰的轮廓。辽州、辽庆陵、辽怀州、辽怀陵的城垣残基,像大地未愈的伤痕,却在荒草离间生长出历史的清晰脉络。隐于苍松之间的古寺飞檐,虽已褪去朱漆,却仍以孤傲的姿态对抗着时光的侵蚀。

辽黑山祭祀遗址,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古老的愿望;天池嵌于群峰环抱之中,清澈的湖面倒映着千年孤影,而湖底沉积的或许是历史的沉沉兴衰;第四纪冰川遗迹如大地的骨骼,裸露的冰臼讲述着冰川纪往事。这些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存,并非被岁月尘封的标本,而是扎根于苍野之间的鲜活史诗。当山风掠过残垣断壁,当晨雾漫过石塔,当星子缀满辽代城郭的夜空,那些史书上的符号便在这苍茫的高原鲜活起来。

史料记载,辽代每年都在赛罕乌拉山举行大型祭山仪式。1978年出土的红铜质地雕刻“文”盘,表明在赛罕乌拉主峰上的敖包祭祀活动由来已久。2015年,祭敖包(赛罕乌拉敖包祭祀)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世界文化遗产金界壕横贯保护区,尤其彰显赛罕乌拉厚重的文化底蕴。“金代边堡界壕”又称“金长城”,是辽金时期金人为了抵御外敌人侵而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用土夯就。金长城的残垣如一条沉睡